北京大學交換心得
2019春

B04103045 梁豐綺

2019年的上半年，北京經歷了攝氏負10度到正30度的氣候嬗遞，從睽違數年的雪景、到春暖花開的氣象、再至初夏的豔陽（霧霾的瀰漫則不太受季節變換的影響）。同時，北京亦經歷了情緒氛圍的起伏擺盪，包括對美貿易戰的義憤填膺、巴黎聖母院祝融之災時的幸災樂禍、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時的慷慨激昂、以及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時的噤若寒蟬……

藉著交換學生的身份，我就近窺探北京以至中國的外表與內裏。踏足過北京、西安、哈爾濱、杭州、南京、吉安等城鎮，沿途也用鏡頭紀錄下不少見聞。儘管其行政效能、經濟建設、互聯網產業不時令我驚嘆，但比起這些物質表象（姑不論背後的政治意圖、壞債風險、勞權受限等課題），交換經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：<u>見證到中國共產黨形塑抑或操弄其人民的思想與判斷力之手段</u>。此前的我僅知道中共箝制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與對外訊息交流，卻難以較有脈絡地認識柔性勸誘方面的具體作法與複雜效果。經過四個月的實地體驗後，我總算是有點心得。於下，將先後分享我在歷史教育、傳播媒體、政治標語三個層面的體會。

北大未名湖

歷史教育：要愛國、而且愛黨才愛國

雖然沒機會直接翻看中國中學生的歷史科課本，但是由各地歷史性建築、紀念館、展覽裡的介紹說明、以及在北大接觸過的中國近代史書籍，仍能夠大略拼湊出當今中國的官方歷史敘述。在他們看來，**中國近代史即是中國恥辱史**。從兩次鴉片戰爭、八國聯軍、巴黎和會、以至日本侵華的歷史事件，都被概括成帝國主義強國對虛弱中國的霸道欺凌。進一步地，他們還會強烈暗示：身為中國人，就應該有愛中國的心，必須謹記這段歷史。我走訪過的圓明園遺址、北大紅樓、七三一部隊遺址、南京大屠殺紀念館，這些可免費入場的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」便無一不是以一種挨打受辱的視角來宣揚所謂的「愛國情操」。

更重要的是，**強調「銘記恥辱」的目的為倡導「渴求復興」**。在官方的詮釋下，中國共產黨自五四的愛國狂潮中誕生，並在抗日戰爭中厥功至偉，更循馬列主義帶領群眾創建「新中國」，甚至在改開以後使中國揚眉吐氣地崛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大國。也就是說，唯有中共有能力讓中國再次偉大，且有資格代表「中國」這一想像共同體。因此，被灌輸如此說法的中國人民不需要懷疑恥辱史論述是否全面、民族主義概念是否受濫用（包含對近代以前的歷史詮釋）、中共是否真的偉大，他們只需要學到外國勢力滲透的陰險、中國與中華民族的「自古以來」、以及「要愛國、而且愛黨才愛國」的教條。

圓明園遺址

南京大屠殺紀念館

北大紅樓

七三一部隊遺址

傳播媒體：政府的傳聲筒

交換期間，我也嘗試接觸了中國幾個主流的傳播媒體，例如央視新聞、環球時報、今日頭條。毫不意外地，絕大多數頁面的頭版或報導的焦點，不是在重申黨中央的立場，就是在宣揚政府單位的正面作為，尤其針對習近平個人魅力的展示更是不遺餘力。此外，**這些媒體對各種議題的表態亦相當偏頗、不乏斧鑿的痕跡**，甚至還會技巧性地穿插外國專家的說法以增強說服力。在他們的表述裡，中美貿易戰中的美國政府只是無理取鬧的壞胚子，兩岸問題中的蔡英文成為不自量力的蠢女人，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群眾則是不明就裡的無理暴徒。相反地，中國政府始終都是明智、穩健、高尚的形象，值得民眾的信賴、仰望、以及服從。

議題設定理論（Agenda Setting）的先驅Bernard Cohen曾言：「傳媒也許不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要怎麼想（What to think），但它卻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要想什麼（What to think about）。」換句話說，媒體是窗口，它可以決定人們看到的世界，從而使他們有機會知曉實情、反思問題、以至著手改進。不過，**誰能決定窗怎麼開？**可以開得多寬？要朝著什麼方向？當主流傳媒不想或不敢擔綱第四權的角色，而是耽溺於收視率與點擊數的癮、陷入自我審查的漩渦、甚或淪為政府的傳聲筒時，那些從窗戶認識世界的人們又要如何知道他們的政府傷害了誰、做錯了什麼、遮掩了多久？

政治標語：隨處可見的洗腦廣告

無論在大城市或小村鎮、在街道邊或建物上、在學校食堂的餐桌或建築工地的隔離牆，都氾濫著種類多樣卻目標一致的propaganda。以飄揚的五星紅旗、天安門廣場的起義浮雕為背景，用古板字體印下的**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」**，應是最常見的一種。其內容先後為富強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諧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愛國、敬業、誠信、友善。此外，表達杜絕惡勢力決心的**「掃黑除惡」**、以及宣傳解放軍忠誠且精良的**「聽黨指揮、能打勝仗、作風優良」**也相當醒目。儘管在民主國家的眼裡實在顯得諷刺，但對從來不被鼓勵批判和反思的中國民眾來說，這些標語或許還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。

事實上，中共很早開始便十分強調「筆桿子」（輿論宣傳）的重要性，建政後以標語治國更可謂家常便飯。這些標語簡潔有力、標的清晰、且讀來琅琅上口，連意識形態相左的華語使用者亦可能對此產生一抹興味。然而，**口號標語的實質往往是誇大、含混、以及敷衍**，而且說的人未必言行一致，聽的人也可能只相信他想相信的。在民主國家，民粹政客的橫飛口沫尚有機會得到檢驗批評；在獨裁國家，由於沒有人被允許提出質疑，掌權者冠冕堂皇的政治宣傳則更是肆無忌憚。總之，縱使中國隨處可見的洗腦廣告通常只是不受注視的擺飾、抑或基層黨員加分的工具，但其潛移默化的催眠效果依舊值得警惕。

北大圖書館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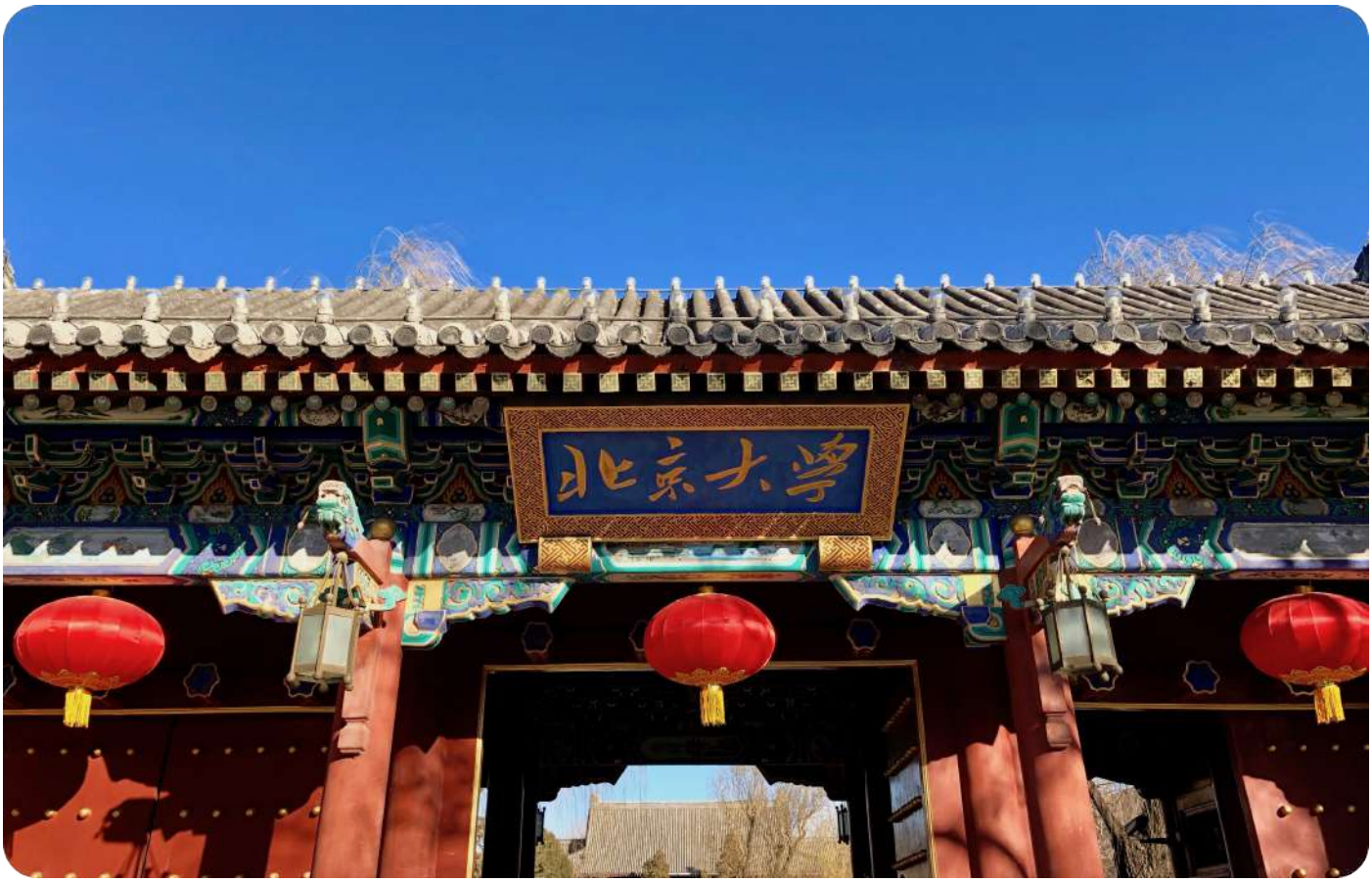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農園食

北大百年講

中國國家博物館

結語

至少以我個人的觀察和體驗而言，**中國人民確實被上述三個層面所深切影響**。不少的中國網民對國際爭議和台港議題表達或認可情緒性的言論（雖然他們同時會強調自己才是客觀理性），絕大多數的中國百姓支持中共的長期執政，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無法想像「西方式」民主、法治的價值。在北大課堂上，一位教授在主張中共早該武力統一臺灣時，可以激起班上同學的一陣歡呼；另一位教授在嘲諷記者卡舒吉因批評王室而受害時，則引來了哄堂大笑。這些情形呈現的是，就算有機會或有能力去發表言論和自我思辨，相當比例的中國人仍不可避免地傾向贊成中共的立場和說法，或者應該說根本難以論據堅實、邏輯縝密、或起碼發自人道關懷地為自己的意見做辯解。而且，這些情形無法單憑壓制言論和封鎖訊息達成——歷史教育、傳播媒體、政治標語等「馴服」手段的影響也不容小覷。

縱然被馴化者不能說全然無辜，我仍以為**接受思想操弄終非人心所向**。面對監視錄音機仍堅持傳授學術道德的北大教授、習慣翻牆以接觸外部觀點的中國青年、關注臺灣消息並樂於傾聽臺灣人觀點的中國上班族，都時常令我雀躍。僅有數面之緣卻總是殷切招待的中國親戚、初見如故知熱情帶我認識東北的在地夥伴、請客多回且幫我送機的宿舍室友，也讓我無比溫暖。在這四、五個月的交換時光裡，我瞭解到：或許中共築起的那堵牆所阻隔者，不只牆內人對牆外人的理解，還有牆外人對牆內人的認識。尤其，如同中共的標籤化與去脈絡化的作法問題叢生，將中國人簡單視作可恨的對象亦具危險性。而且，相互仇恨不能解決問題，更不能帶來和平。是以，每當與一位中國人的想法交換陷入僵局，我選擇以「兩岸應該多交流」作場面回應時，我實際上更是在意味著：歡迎多認識臺灣的自由民主，你們也值得擁有！

祝願 世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活著